

源

昌

先

生

白杨

记得榴月初三年时,源昌先生书法苑在张全东的瑞德升生态园如期挂牌。真是吉人天相,天公一大早就洒下甘霖,把夏日的炎热消退许多,非要给这个生态园林一个清新,给源昌的嘉宾一份凉爽不可。正当应邀的嘉宾各自出门赶赴时,雨停了,多美呀!瑞德升生态园里的桂花修竹红豆杉争相滴翠,在场的才子佳人莫不心旷神怡,纷纷相邀拍照留念,永记这个人景交融的美好时刻。

源昌先生姓张,东府渭南人氏。1970年,先生年及弱冠,满怀一腔报国之志来到商洛服役,从此把根脉扎在了商洛山,把激情燃在了丹江畔,把智慧和年华一样不少地奉献给了商洛老区。

1997年春夏之交,我被抽调去搞预备役军官登记,源昌先生已从商洛军分区转业到银行系统,应服预备役的。几经打探,在进团路不远处的商洛人行办公楼里见到源昌先生,只见他生就一副魁梧身材,浓眉下闪烁着一双大眼,举手投足皆可彰显曾经接受过的正规训练。一番了解,先生从大荔应征入伍后,先是三年士兵,后从排职干起,历经多个岗位,后由团职转业。在军营,他博览群书,熟读《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奇门遁甲》等古代兵书,深研我军各个时期战例,踏勘商洛地形地貌,又苦练枪炮、捕俘擒拿等军事技能。1985年,中央领导视察商洛,下榻商洛军分区,他被组织选定为贴身警卫,凭着忠诚的信仰和敏捷的身手,出色地完成了任务,受到了各方好评。

先生阅历丰富,文化修养极高。他出版的《山庄览云》一书,或以学术研究的内容来论,或以幽默调侃的语言来评说,或以自然朴实的口气来描述,无论是为时代传神,为传统颂歌,还是为艺人咏志,为未来展望,文笔流畅,清丽隽永。他写诗词,不落俗套,另辟蹊径。其诗《黄沙岭赏雪》即有“归来书就菜根句,方知墨里有乾坤”之奥妙;《谒文公祠》:“攀岭探幽入云间,古祠残碑溯流年。打从雪拥成佳句,两地争抢一蓝关。”更让人回味无穷。

每当他人以书法家称呼先生时,他总是以爱好者、践行者自谦。他说:“书法是一座高山,我尚不及山腰,每每在山脚下徘徊。”于书法理论,他多有探索,所撰书画评论文章也如书法一样优美,读来如清风扑面,如细雨润衣,如春花照野,如暖阳当头,给人一种极美的享受,一种久留的愉悦。前些年,《商洛日报》开先例为源昌先生设专栏,先生以其生花妙笔,自远而近,从古到今,由表及里,旁征博引,把一段段书画佳话叙述给读者,把一位位书画大家推荐给读者,把一句句深刻感悟交流给读者,为商洛民众文化生活平添了风景。

凡舞文弄墨者,大都享有雅趣,即给自己的书房、画室、寓所起个斋名,或明愿言志,或打怀寄情。源昌先生也不例外,给其书斋命名为“览云山庄”,意在雍容秦岭南坡,览大千世界风云,阅名家大笔文墨。工作之余,退休之后,在这方天地里弄墨舞文,览云读书,会朋晤友。

身为商洛市书协顾问的源昌先生,于书法一道多有修炼,他敬慕先贤,对王羲之、颜真卿、米芾等推崇备至;他宗法古帖,融会贯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那年在商丹高新学校,主办方拿出一张八尺宣纸,要写《沁园春·雪》,惜课桌窄小,他让两人拉通纸张,濡墨挥毫,一气呵成。洛南友人蔡鑫生自作《行香子》词一首,请先生书写,虽是生疏内容,他通读一番便提笔一挥而就,浓淡干湿间,章法多姿生彩。落款后,整幅纸张布局恰到好处,令同行赞叹不已。

2020年春,先生参观我筹办的商州两铭书院后,欣然挥毫赠联一副:“学遵东鲁千家训,世守西铭一卷书。”我即装裱挂于先祖张载画像两侧,给书院增添了光辉。有一次,先生发来微信说:散文病象十种,你我应避免之。一再叮嘱我不要犯病,十种病象对我颇有教益。还有一次,我写一短文请他过目,他发来信息:“与你商榷的是:排比句不过三,四字或三字的短句也不宜过三,以长短句相间为佳。”先生谦称与我商榷的品格,教益我终生。

前不久,我去书法苑看望先生,他正在临习李白的《上阳台帖》:“山高水长,物象万千。非有老笔,清壮可穷。”望着唐人的法帖,我俩似乎有一种历史穿越感。我和先生曾是军人,又喜文爱墨,乃忘年之交。先生爱我,我敬先生。

琐碎的温暖

孔紫涵

母亲爱我,生活琐事中,她的一言一行,处处显露着对我的关爱,也温暖着我这个青春懵懂的孩子。

我上初中后,母亲格外注重我的学习,说话基本上三句不离学习,渐渐地,我也有些听腻,不耐烦了。好几个周末,和母亲闲聊了几句后,不出意料,她又说到学习。我听着那几个熟悉的字眼以及快要背过的语句,很不耐烦。只是假装在听,抖抖腿,扭扭身子,时不时发出“啧”的声音,面对母亲一连串的提问,也只是点个头或简单应两声。等到母亲快要说完了,我才会挺直了背,等一句话说完“溜之大吉”。久而久之,母亲察觉到我的不耐烦,每次说教的时间虽短了些,但常常叹气。有几次,我还发现母亲一个人在客厅暗自垂泪。

母亲曾受过较高的教育,后来因某种原因书就没再念下去。自我记事以来,母亲似乎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家事了。她照顾着我们这一大家子的生活起居,无微不至,从未抱怨过半分。她常给我们做美食,引得亲戚家的孩子常常黏着母亲。母亲常常会给我买新衣服,只要是衣裳破了一个小洞,母亲总会在第二天买件新的给我,但她自己却一件衣服穿几年,到过年时才会给自己买件新的。母亲常在周末给我们洗衣服,将那些大大小小的鞋子和色彩斑斓的衣服整齐地摆放在或悬挂在阳台。

放学的时候,母亲总是不放心我一个人回家。倘若哪天我回家的时间比平常晚点,老远就能看见她在来回走动的身影,还时不时瞄向远方,一看到我,母亲的眼角、眉梢才会随着舒心的笑意一起舒展开来。

我想,我的确做错了。母亲的话是唠叨,但如果不是母亲一直在耳边提醒,如今的我可能会走弯路。我本是一匹素布,普普通通,母亲为我绣上了美丽的花朵;我本是一块岩石,其貌不扬,母亲为我描绘出漂亮的图案;我本是一只虫子,母亲为我提供了太阳般的温暖,让我破茧成蝶,翩翩起舞。时光不着痕迹地流动,如白驹过隙,但我依旧记得那些琐碎的温暖。

(本文作者系山阳县同仁中学八年级学生)



州城晨光

董建刚

清晨六点多,白雪、霓虹和灰黑组成的大道,是一条彩虹“隧道”。悬铃木和女贞树,是“隧道”两边忠于职守的州城一兵。

车从“隧道”出,也从另一边“隧道”开进来。走着,走着就走成了雪地一“蜗牛”,百姓喜爱的慢“蜗牛”。这公交车起得早,尽量把自己走成“蜗牛和骆驼”。街两边人行道上男人匆忙,女人也匆忙,那双臂抡起来的信心,你怎么看都激情十足,一头雪花,漫天冷冻算什么?

其实,在冷冻中走,就要走成很坚定的模样,一帧印满“童话”的口罩戴在嘴上,人民共和国为人民发的人民币,装在离人民心脏最近的热胸膛,做一番冬日任意合理消费,在这抗疫的非常时期,也算是为国分忧,为国争光。

雪如蝴蝶,色彩和舞姿丝毫不亚于春天的真蝴蝶。凭借黎明前的依稀光亮,雪蝴蝶拼命飞舞,只要是可亲近的头颅、肩膀、车背,楼顶和树枝,都会心甘情愿落在上面。即使很快消失,或作短暂停留,全凭一腔镇定和心

愿。冰雪中不断延伸的大地被雪花认作她的家乡,那拼命回归的急切样子,让人一阵阵惊喜。

站牌下,站一伙弯腰张望的“口罩们”,生就和严寒困苦是一对冤家,此时这些“口罩们”彼此生疏,木木的脚狠狠地踏几下、跺几下,相互点点头,气氛在候车时不断高涨。

公交车从冰雪上缓缓驶来,刚停稳人就挤着上车,几分钟车厢内就成为“山东大葱”。车一边走,一边让那些窗外的雪蝶聚集于车窗上,但雨刮器脾气倔强,挥挥手,就让雪蝴蝶飞向别处。一道白光照射过来,司机微微一乐,那小车到公交车跟前停下来,司机把玻璃窗推开,小车司机笑着说:“建哥,东岗楼十字往东全结冰啦,拉一车人,你可得小心啊!”转身冒一股白气走了。车上有人异样,司机笑着说:“别看我那小舅子起得绝早,人家可是州城有名的大老板,光在浙江那边的炼锌厂,一投资就是一千万呀!”

车继续前行,满车“大葱”开始松动。再向前走一会儿,到东岗楼十字那

儿,雪好像住了一些,些微橘色光芒在城东边的浅灰色天幕上迂回、上升。

早开的小吃店大冒蒸汽,守候者多是一些来州城打工的流动人口。和北新街形成拐角,成了字形的长坪路,牛斜巷、南门口、东关西关巷道深处,店铺门口的鼓风机于白色雾气中,红着脸、鼓足了劲儿,呼呼地吹着;店里,上下一身白的白衣人,站在案板前揉着、拧着、捏着,包着、翻着……

街道两边的单位和商铺,银行和超市,把黎明前的温度暂且揣在胸口,八点一到,暖气准时放,门帘徐徐落,笑脸盈盈生。

天色渐渐由灰色变蓝,再变蓝,时而有高楼上的窗子黄澄澄地闪几下,再闪几下,那不是学生早起准备上学,就是老年人起身去给炉子加煤添水。

麻雀、喜鹊和晨光一块儿起床,只是它们的早读与歌声,一时被黎明前的那一抹灰暗遮住了。这会儿,他们一起加速飞向光明。太阳和蓝天永远不会遥远,就在头顶,一伸手就可抓一怀过冬。漫长的冬季过后,说不定春光就会

洒满城市。

挽起袖子干,不让任意一个人落伍,每一个州城人,都会由心底生出一股力量。那热乎乎的艳阳春,那百花争艳的四月天,也会在自己挥汗中自然到来。

微风沿丹江河徐徐吹来,似乎要向赶早的人叙说些什么,但刚欲张口,就被一声喇叭声抢先摇摇头,也只好把话先于胸膛收藏,等找一个适当的季节和机会,再笑,再说,也跟不上。现在微风和那些在晨曦中前行的人,好像都在守着一一种暗示和约定,握紧了拳头,使着一身暗劲儿,看谁争先,看谁落后。城里各条大道上,向着各自方向和目标的人,一步接着一,向前走着,迈着……



商洛山

(总第2270期)

刊头摄影 杨建东

题图摄影 杨鑫



老院之秋

孔权利

每到秋天,我总会不由自主地想起老小区的院子,想起院里的人和事。也许是人到中年了,常常怀旧,但我不愿提起中年这个词,就自我安慰说,只是四十岁而已。

老小区有两个院子,一大一小,后院大一点,有七百多平方米,主要用于停车,左右两侧有两个小花园,种满了酸酸草,已经是秋天了,仍然碧绿一片。酸酸草间有几棵红碧桃树和枇杷树,叶子半绿半黄,只有橡皮树四季常青。

在花园的角落,一丛小雏菊孤零零开放,为秋天的后院增添了几缕花香,也许是鸟雀衔来的种子,落地后,顽强地安了家。看到这丛小雏菊时,同时会看到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人,每天早上,只要天气好,他都会在花园旁晒太阳。

老人有八十多岁,中风后下肢瘫痪,但神志清醒,病魔没有使他屈服,依然微笑着面对生活,坚持康复训练。当我拉着女儿梧桐经过他面前

时,心里总会产生崇敬之情,并报之以微笑。

小区的前院有些小,长有两棵参天大树,一棵是杨树,另一棵也是杨树,都有几十年的树龄。秋风一吹,叶子“嗖嗖”直往下掉,落满一地,像是铺上了黄地毯。走在上面软软的,绵绵的,“沙沙”作响,有一种在丛林里穿行的感觉。负责打扫院子卫生的是一位年轻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大门口有两间房,母女俩就住在里面,平时除打扫卫生外还兼看门。

小女孩很可爱,在附近上小学,女儿梧桐因为常在院子玩,很快和她成了朋友。小女孩说,她老家的秋天很美,院里满是果树,有柿子、石榴、葡萄等,后院还种着红薯、花生。自从家里人进城打工后,她和妈妈一起生活,爸爸在远方工地打工,一年见不了几次,奶奶在饭店洗碗,只有爷爷还守在老家,种着地。

秋天来后,前院的杨树叶不停往下掉,早上扫过,中午又掉一地,忙不

胜忙,小女孩的妈妈一遍又一遍扫着,扫成一堆后再收拾。小女孩有时也会帮忙,但更多的是顽皮地把红薯放进火堆里烤。

不知从哪一年起,小女孩和她妈妈搬走了,女儿少了一个玩伴,好多天闷闷不乐。

也许,秋天是一个悲伤的季节吧。这几年的秋天,家里几经变故,父亲也在去年的深秋永远离开了我。这以后,我窘迫而又痛苦地生活着,离开了老房子,搬到莲湖旁的居所,虽然坐拥一片莲湖,但我更怀念老院子的酸酸草、红碧桃、小雏菊、杨树叶,还有熟悉、亲切的邻居。

可能再也回不去当初的老房子了,就像父亲再也回不来一样。那些斑驳的光阴,快乐和不快乐的,都像流水一样逝去。在命运的巨人面前,人渺小得像一只蚂蚁,明明感觉爬得很高,变得很强大,回头却发现,仍然在巨人脚下。

记得刚住到老房子时,父亲还在

世,他高兴地在院里走了一圈,笑着对我说:院子很大,就是房子有点小。这情景像昨天发生过一般。二女儿梧桐已经记不起老房子和院子的事了,她只知道新居所的莲湖、小鱼、白鹅、鸭子,周围盛开的玫瑰,湖岸飘香的美食。大女儿梧桐记得一点,但随着时间流逝,也会全部忘却。

前几天,在街上遇到一个老邻居,和他谈起院子的人和事,他告诉我,坐轮椅的老人已经去世了,现在门口又有一位坐轮椅的老妇人,她住在四楼,因为脑梗导致偏瘫。我的心莫名一痛,原来各家有各家的痛苦,只是差别不同罢了。

想到曾经的邻居和院子的风景,我深深呼了一口气,心想:悲伤的秋、严酷的冬都会过去的,转眼不就是明媚的春天吗?无论快乐,还是悲伤,都像朝露和闪电一样,忽然而已,如一位老邻居说的那样:“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